

文学艺术谈

宋心昌 著



文匯出版社

文学艺术谈

宋心昌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艺术谈 / 宋心昌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496-0866-9

I. ①文… II. ①宋…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
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3500 号

文学艺术谈

作 者 / 宋心昌

责任编辑 / 熊 勇

封面装帧 / 小 楠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港东印刷厂

版 次 /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16

字 数 / 255 千字

印 张 / 16.75(插页 2 页)

ISBN 978-7-5496-086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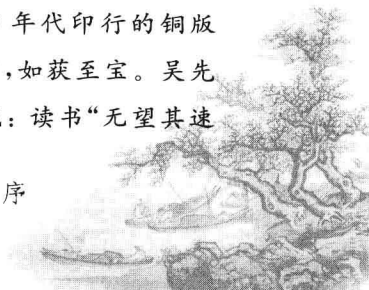
定 价 / 30.00 元

序

古人云：斯文有传，学者有师。“文革”结束不久，宋心昌、沈茶英和我有幸师从华东师大中文系万云骏教授，研修中国古代文学，从此步入中国古代文学殿堂。万先生为词学名家，早年从吴梅先生专攻词曲，于词曲有精深造诣和解读心得。我们每周两次去师大二村万先生府上听课，先生平易近人，因患眼疾，厚厚的镜片后双目微合，娓娓道来，口气谦逊温和，可谓“胸有诗书气自华”。先生论词，大处着眼，细处入手，解析入微，学生每有会意，便欣然自得。先生耳提面命，谆谆告诫，研习古典文学需从精读原典起步。记得第一堂课是开列书单，要求细读《词综》和《唐诗别裁》。当时教育界已一扫阴霾，校园内书声琅琅，图书馆座无虚席，老教授重登讲坛，学子发奋攻读。我们鸡鸣即起，身披晨雾漫步河畔，诵读诗词曲赋，探究思想意蕴，感悟哲人智慧，品鉴艺术精髓，沉浸浓郁，含英咀华。那时对幸福的感知很单纯，幸福来自获取知识和积累精神财富；那时的生活简朴而充实，同处简陋寝室，一簞食，一瓢饮，几无外界诱惑。

70年代末，教育事业勃兴，高校师资匮乏，心昌与我同从华东师大分到上海教育学院任教。上海教育学院创建于1953年，是国内主要从事师资继续教育的重点院校。中文系安排古代文学教研室吴广洋、刘衍文两位资深教授亲任教学科研指导教师，拜良师，聆教诲，乃三生有幸。

吴广洋先生早年师从词学泰斗夏承焘先生，博通小学、经学、佛学和文学。吴先生给我们开列的书单包括《说文解字》、《四书五经》等一长串书名。记得曾与心昌在福州路旧书店淘得世界书局20世纪30年代印行的铜版《四书五经》，精装全三册，书价仅3元，厚厚三本捧在手中，如获至宝。吴先生每周指导半天，至今仍记得先生引韩愈语对我们的告诫：读书“无望其速





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其指导方法如朱熹所云：“书用你自己去读，道理用你自己去探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我们在吴先生指导下从《尚书》读起，细斟字义句义，逾一年终将全三册通读一过。吴先生对我们的教诲无微不至，“君子温润如玉”，仁义之人其言藹如，其道德学问润物无声，后学受惠良多。经万先生和吴先生引荐，我们还从文字学前辈胡邦彦先生研读《说文解字》，从桐城派再传弟子叶百丰先生研读《古文观止》。胡邦彦先生国学根底深厚，尤精文字学；叶百丰先生讲授古文条分缕析，深得桐城派义理、考据、词章之真髓。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我们幸得名师指点，教学、科研才得以打下较扎实的基础。

刘衍文先生是古典文学研究名家，既悉心指导课堂教学，又为我们系统讲授“古典文学鉴赏论”。刘先生于集部之学和古代诗学有精深研究，博闻强记，思想宏通。讲课神采飞扬，激情四溢，诗话文论，信手拈来，广征博引，点评精到。刘先生对古代文学经典多有独到的意义阐释，不拘成说而自出己见，纵横捭阖而触处生春。经刘先生热情引荐，我们曾每周一次去复兴中路潘雨廷先生府上修读易学。潘先生治易学和道教文化四十余年，讲授易学出入旧学与新学，贯通中学与西学，融汇宇宙与人生，我们虽不能入堂奥，但颇得治学方法之启迪。

80年代前期，陈必祥先生创办高等教育中文专业自学考试指导类刊物《中文自修》，嘱我俩于教学之余协力主编“中国古代文学”栏目。为约请名家撰稿，以光篇幅，我们北上南下，访谒名家大师。刊物创办当年，我们即访学京城。记得晚宿中国社科院设于防空洞的地下招待所，白天求教于北大、北师大郭锡良、陈贻焮、葛晓音、郭预衡等著名学者以及人民日报李希凡诸先生。于南方则频频往来于复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以及苏州、南京、武汉等地高校，求教于朱东润、蒋孔阳、王运熙、章培恒、顾易生、蒋凡、徐中玉、程俊英、齐森华、马茂元、陈伯海、胡国瑞、钱仲联、金启华、吴调公等先生。我们访谈的先生多为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美学、语言学名师硕儒，才学超卓，著作等身。先生们为人谦和儒雅，聆其教诲，如沐清风。其为本刊所撰阐释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不同文学时段及不同文类的大作，既梳理源流，归纳要点，又指点学习门径，提示研习方法，深受读者好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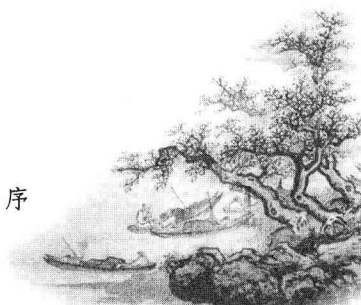
刊物发行量每期多达20余万册。80年代中期,我们将专栏文章选编成书,朱东润先生亲撰序言,语文出版社社长、著名语言学家李行健先生慨然允诺出版。该著虽篇幅不大,但作者皆为古典文学研究大家,可谓灿若群星。其后我们又编辑多本深受中文学习者欢迎的著作。办刊与编书的几年间,与名师大家交往受教,眼界与胸次因之拓宽。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云:“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听其议论之宏辩……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我们当时的感受,实与苏辙所言相类。

心昌素有新闻情结,早在农村当知青时即为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报刊撰稿,兄嫂又均为新华社驻外记者,对其影响甚深。十多年前,心昌华丽转身,走下高校讲坛,调入媒体工作。先在财经类日报负责金融证券版,后任解放报业集团房地产时报总编,带领报社同仁解读国家政策,分析楼市走势,提供房产信息,将一张专业报办得风生水起,屡次荣列全国城市生活类周报综合竞争力10强和中国品牌媒体百强。心昌主政房地产时报有年,近日将其任职高校期间的文学评论结集出版,在我看来,与其说旨在留下学术生涯的雪泥鸿爪,毋宁说仍与学术有着割不断的情缘。心昌嘱予写序,我只是记述同窗与同事期间的点滴往事,以表我们对师长的感恩。是为序。

序

壬辰年葭月于丽娃河畔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副院长、教授)



目 录

序·····	001
文学赏读·····	001
文学漫话·····	079
文学专评·····	139
文学概说·····	207
后记·····	257



文学赏读



志深笔长 慷慨悲凉	
——读曹操《短歌行》·····	003
清悠淡永 词彩精拔	
——读陶渊明《饮酒》(结庐在人境)	
·····	006
托物兴感 借景抒怀	
——读谢灵运《登池上楼》·····	009
昂扬豪放 别具一格	
——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	012
借别咏志 匠心独运	
——读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	014
含蓄委婉 意在言外	
——读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	016
用笔轻灵 情韵悠长	
——读张旭《桃花溪》·····	018
空灵幽远 情致婉曲	
——读张旭《山中留客》·····	020
淡泊自然 绰约有韵	
——读储光羲《钓鱼湾》·····	022
触物寄兴 即事成吟	
——读储光羲《田家杂兴》(梧桐荫我门)	
·····	024
意境浑厚 悲壮淋漓	
——读高适《燕歌行》·····	026
情事历历 情话殷殷	
——读李益《喜见外弟又言别》	
·····	030
意深词浅 思苦言甘	
——读白居易《买花》·····	033
新颖别致 饶有情味	
——读刘禹锡《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	
·····	036
细密精巧 意味深远	
——读杜牧《泊秦淮》·····	038
景中寓情 借古讽今	
——读杜牧《江南春》·····	040
清丽自然 诗中有画	
——读张志和《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	
·····	042
秾丽细密 含蓄深隐	

——读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	044
由景入情 融情于景	
——读冯延巳《谒金门》(风乍起)	
·····	046
貌浅衷深 语短情长	
——读柳永《望汉月》(明月明月明月)	
·····	048
虚实相间 层层深入	
——读晏几道《蝶恋花》(梦入江南烟水路)	
·····	050
朴素真挚 爽朗清新	
——读苏轼《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	
·····	052
绿肥红瘦 浓艳醒豁	
——读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	
·····	054
写景绘情 含蕴深厚	
——读张孝祥《踏莎行》(古屋丛祠)	
·····	056
意蕴丰富 寄慨遥深	
——读陆游《清商怨》(江头日暮痛饮)	
·····	058
别意缠绵 情致隽永	
——读陆游《浪淘沙》(绿树暗长亭)	
·····	060
清新流丽 恬淡舒坦	
——读辛弃疾《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	
·····	062
寓庄于谐 制作新奇	
——读晁景臣《哨遍》(高祖还乡)	
·····	064
写离状别 情思婉转	
——读王伯成《阳春曲》(别情)	
·····	067
情节跌宕 形象活现	
——读司马迁《鸿门宴》·····	069
条理井然 性格鲜明	
——读司马迁《魏其武安侯列传》	
·····	072
以古喻今 发人深省	
——读苏洵《六国论》·····	076

志深笔长 慷慨悲凉

——读曹操《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曹操是建安时代领风气之先的杰出诗人。刘勰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曹操的诗歌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色，《短歌行》（对酒当歌）即是一个显证。

关于此诗的主题，前人曾有过争论。唐代吴兢说它是“言当及时为乐”（《乐府古题要解》卷上），清代张玉谷则认为“此叹流光易逝，欲得贤才以早建王业之诗”（《古诗赏析》卷八），批评吴兢“何以掉其轻心”。就通篇内容而言，张玉谷的分析可谓有识之见。从表面上看，《短歌行》所抒发的感慨，似乎与东汉末年士大夫中普遍存在的忧生之嗟颇为相似，如“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等，其实，两者迥然有别。汉末士人在感叹时光如流、年寿短暂之后，大都主张：“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同上）在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人生虚妄、纵情享乐的颓废色彩；而曹操想到人生短促之后是自策自励，意欲及早建功立业。他忧虑的并非是人生“奄忽若飘尘”，而是“立身苦不早”，即他在《秋胡行》中所说的“不戚年往，忧世不治”。





因此,《短歌行》起首虽然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具有十分感伤的情绪,但它与宣扬人生短促、行乐及时的消极情调有异。

众所周知,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战乱频仍,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曹植《送应氏》),这就是当时中原地区惨遭战祸的真实写照。为了早日弭止这个纷争的局面,曹操曾连续颁发《求贤令》、《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及《举贤勿拘品行令》等,广揽天下贤才,壮大自己力量,以实现一统海内的宏愿。但在当时的并世群雄中,为争夺天下而招贤纳士者不乏其人,曹操不禁为难觅天下豪杰俊才而忧,为自己年华老大、壮志未酬而忧。魏源说:“对酒当歌,有风云之气。”(《诗比兴笺·序》)陈沆亦指出:“此诗即汉高祖《大风歌》思猛士之旨也。”(《诗比兴笺》卷一)确实如此,《短歌行》表达了作者在丧乱动荡之际渴慕贤才,以统一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思想基调是高昂的,充满积极进取的精神。

如果说曹操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龟虽寿)具有“气韵沉雄”的特点,那么,《短歌行》(对酒当歌)则表现出“沉郁”、“悲凉”的艺术风貌。诗人生逢乱世、心系天下的忧患意识,渴求贤俊、早建功业的急切心情,岁月不居、年命短促的深沉感喟,洋溢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巧妙的是,诗人的这种“忧世不治”之情,不是直接道来,而是吞吐隐约,曲折跌宕,诚如吴淇所言:“曲曲折折,絮絮叨叨,若连贯,若不连贯。”(《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诗开头说人生犹似朝露,百年易过,苦恨颇多,为全篇涂抹上了一层浓厚的悲凉色彩。“慨当以慷”四句,诗人写自己忧思不已,借酒浇愁,激昂不平。至于忧思之内容、慷慨之原由及解忧之良方,则用曲笔叙写。“青青子衿”八句,诗人通过引用《诗经》成句,来吐露自己的求贤若渴之情,表情达意仍很委婉。“明明如月”四句为诗人觅才不得后惆怅心理的直白,意绪较前明晰。从“越陌度阡”句起,诗人或展开想象,状写自己喜得贤才的心境,或即景生情,借物喻人。诗的最后,作者以周公自况,充分表现了作为政治家的曹操所具有的宽广胸怀和奋发精神。诗人情感忽忧忽喜,达意时明时暗,思绪忽古忽今,抒情的线索似断似续。清人方东树称武帝诗“逐层顿断,不一顺平放,时时提笔换气换势”,“玩其笔势文法,凝重屈幡。”(《昭昧詹言》卷二)本诗足当此评。

《短歌行》表情达意的隐约曲折,与其采用比兴手法有关。诗发端以酒起兴,用朝露易晞比人生短促,以下“子衿”和“嘉宾”,均比作“贤才”。中间“明明如月”四句,诗人以月之运行无已,喻己因统一大业未成而忧思不止;“月明星稀”四句,又用乌鹊之择枝而栖,喻天下贤才择主而从。煞尾“山不厌高”四句,进一步以山、海作比,说明接纳贤才多多益善,并用“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周公自喻,表达自己延揽贤士的诚意和统一天下的宏愿。《短歌行》几乎通篇采用比兴手法,作者爱怜人才、平定海内的志尚,通过比兴的诗句委婉曲折地表达出来。

钟嵘在《诗品》中曾用“古直”二字来评论曹操诗歌的特色。所谓“古直”,即古朴质直,这是就曹诗的表现形式而言的。我们知道,《短歌行》本是“汉旧歌”(《宋书·乐志》),属《相和歌·平调曲》,古辞已佚,曹操却借它来创作新辞,反映汉末的现实生活。四言诗自《诗经》以后,渐趋衰落,几成绝响。西汉以来,虽然不断有人起而效之,但由于这种形式难于反映纷繁的社会生活和丰富的思想感情,因此,传世佳作甚少。但曹操却能“于《三百篇》外,自开奇响”(沈德潜《古诗源》卷五),写出了像《短歌行》、《步出夏门行》(观沧海、龟虽寿)等名篇,使四言这种古老的形式,在建安诗坛重新放出了夺目的光彩。《短歌行》的语言自然质朴,明白如话,读来令人有朴实亲切、浑厚深沉之感。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说:“细揣格调,孟德全是汉音,丕、植便多魏响。”所谓“汉音”,是说曹诗具有古诗的情致和韵味,较之语言日趋工致华美的“魏响”,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如曹丕的“梧桐攀凤翼,云雨散洪池”(《猛虎行》),曹植的“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公宴》)等,非常注意语言的整饬和华丽,体现了建安诗人自觉地追求诗歌形式美的特点,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变。而曹操的古诗,则是这个重要转变前的绝唱。





清悠淡永 词彩精拔

——读陶渊明《饮酒》（结庐在人境）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一位伟大诗人。他那敢于蔑视权贵、不屈从流俗的高尚品德，洁身守志、严肃率真的生活态度，平淡醇美、清峻自然的艺术风格，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组诗《饮酒》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结庐在人境”是《饮酒》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佳作。

《饮酒》诗凡二十首。诗前有序：“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据序文可知此组诗皆为酒后所作，然并非成于一时，写作时间当在归隐之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诗起首作者言自己虽然居住在人世间，但并无世俗的交往来打扰。为何处人境而无车马喧嚣的烦恼？因为“心远地自偏”，只要内心能远远地摆脱世俗的束缚，那么即使处于喧闹的环境里，也如同居于僻静之地。诗人素怀“大济苍生”（《感士不遇赋》）之志。“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二十九岁时，他出任江州祭酒，因“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萧统《陶渊明传》）。三十五岁时，他在荆州和江州刺史桓玄的幕府任职，后因母丧还乡。四十岁时，陶渊明第三次出仕，做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不久改任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同年三月刘解职，陶也回家。此年八月，因“耕植不足以自给”，“生生所资，未见其术”，而“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他又要求做了彭泽令。然“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

(《归去来兮辞》),因此在官八十余日,即辞职归隐。此后,陶渊明虽然生活日益窘迫,但一直躬耕田园,直至老死。陶渊明早岁满怀建功立业的理想,几度出仕正是为了要实现匡时济世的抱负。但当他看到“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感士不遇赋》),官场风波险恶,世俗伪诈污浊,整个社会腐败黑暗,于是便选择了洁身自好、守道固穷的道路,隐居田园,躬耕自资。“结庐在人境”四句,就是写他精神上摆脱了世俗环境的干扰之后所产生的感受。所谓“心远”,即心不念名利之场,情不系权贵之门,绝进弃仕,超尘脱俗。由于此四句托意高妙,寄情深远,因此前人激赏其“词彩精拔”,“奇绝不可及之”,“由诗人以来,无此句也”(蔡正孙《诗林广记》引)。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四句,诗人叙写自己归隐之后精神世界与自然景物浑然契合的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态。东篱边随便采菊,偶然间抬头见到了南山;傍晚时分南山景致甚佳,雾气峰间缭绕,飞鸟结伴而还。诗人从南山美景中联想到自己的归隐,从中悟出了返朴归真的哲理。飞鸟朝去夕回,山林乃其归宿;自己屡次离家出仕,最后还得回归田园,田园亦为已之归宿。诗人在《归去来兮辞》中曾这样写道:“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他以云、鸟自喻,云之无心出岫,恰似自己无意于仕而仕;鸟之倦飞知还,正像本人厌恶官场而隐。本诗中“飞鸟相与还”两句,与《归去来兮辞》中“鸟倦飞而知还”两句,其寓意实为同一。

“采菊东篱下”四句,古人对此评价甚高。张戒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景物虽在目前,而非至闲至静之中,则不能到,此味不可及也。”(《岁寒堂诗话》)那么,张戒所说的“味”是什么呢?为何说“此味不可及”呢?我们知道,陶诗不尚藻饰,不事雕琢,明白如话,朴素自然,故前人常用“平淡”两字以概其诗风。但陶诗之平淡乃从“组丽”中来,是“落其华芬”(葛立方《韵语阳秋》)后的平淡,是平而有趣,淡而有味。这种貌似平淡实则醇美的特色,实为一种更高的艺术境界,非常人所知,亦非常人所能。张戒所说的“味”,当是陶诗醇美的韵味。此种韵味之所以“不可及”,原因固然众多。我们撇开文学修养、艺术才能等条件,可以说这种韵味只有像陶渊明那种不愿随俗浮沉、不肯汨泥扬波的诗人才能写出,也即只有寄心于远、心境“至闲至静”者才能写出。

本诗的“悠然见南山”句,在《昭明文选》中作“悠然望南山”。那么,究竟



是“见”还是“望”呢？蔡宽夫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其闲远自得之意，宜若超然邈出宇宙之外。俗本多以‘见’为‘望’字，若尔，则便有褻裳濡足之态矣。乃知一字之误，害理有如此者。”（蔡正孙《诗林广记》引）苏东坡说：“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用意，而境与意会，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便觉一篇神气索然也。”（《东坡志林》）蔡宽夫和苏轼的论析可谓中肯之言。陶渊明本自随便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便悠然忘情，故写出了“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样“神与物游”的诗句。苏轼所说的“境与意会”的“境”，此刻是宁静安闲、“无车马喧”的环境；此时的“意”，是羁鸟返山林、池鱼回故渊后的情意（感受）。对此，王士禛分析得颇为精彩。他说：“心不滞物，在人境不虞其寂，逢车马不觉其喧。篱有菊则采之，采过则已，吾心无菊。忽悠然而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悦鸟性，与之往返。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化机，天真自具。”（《古学千金谱》）正因如是，王国维才誉此四句为达到了“无我之境”，即“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人间词话》）倘若改“见”为“望”，则不能表现陶渊明“心不滞物”的心境，诗人着意创造的静谧和谐、物我交融的意境，也将遭到破坏。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末两句，诗人言自己从大自然的美景中领悟到了人生的意趣，表露了纯洁自然的恬淡心情。诗里的“此中”，我们可理解为此时此地（秋夕篱边），也可理解为整个田园生活。所谓“忘言”，实是说恬美安闲的田园生活才是自己真正的人生，而这种人生的乐趣，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也无需叙说，这充分体现了诗人安贫乐贱、励志守节的高洁品德。

《饮酒》（结庐在人境）以平淡之语，写秋日晚景，叙归隐之乐，道生活哲理，既富于情趣，又饶有理趣，达到了情、景、理的统一。尤其是“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几句，“清悠淡永，有自然之味”（王世贞《艺苑卮言》），更具艺术魅力。

托物兴感 借景抒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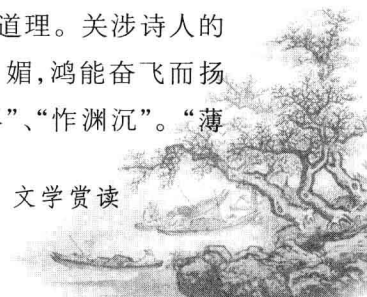
——读谢灵运《登池上楼》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幽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在我们古老而瑰丽的诗国里，有众多因擅长描摹名山胜水而为后世称誉的诗人，谢灵运是其中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并取得卓著成绩的大家。当“理过其辞，淡乎寡味”（钟嵘《诗品》）的玄言诗盛极之时，他以“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南史·颜延之传》）的山水诗作，给令人窒息的晋宋诗坛吹来了清风，揭开了中国诗歌史的新篇章。

《登池上楼》是谢灵运的代表作之一。据《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一诗，以及《宋书·谢灵运传》记载，知此诗当作于景平元年（423）初春他出任永嘉太守之时。诗中所写的“池”，“在温州（永嘉）西北三里，积谷山东”（《太平寰宇记》），因谢灵运作“池塘生春草”诗，故人称“谢公池”。

诗发端以“潜虬”、“飞鸿”自喻，起手突兀，托兴深切。“潜虬”是传说中的潜龙，以“媚”状其“幽姿”，能见出龙隐深渊时刚健婀娜的美妙姿态。“飞鸿”为高飞的大雁，以“响”道其“远音”，可看到鸿飞天际时振翅鸣声的雄捷之貌。《易经》的《乾卦》和《渐卦》中，分别有“潜龙勿用”、“鸿渐于陆”两句，诗人于此化用《易》语，是为了说明天地万物咸得其所的道理。关涉诗人的遭际，可知此有自惭遭受世俗罗网之意。虬以深潜而自媚，鸿能奋飞而扬音，自己却羁处于尘网中而进退维谷，因而慨叹“愧云浮”、“怍渊沉”。“薄



霄”两句，与陶渊明的“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深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取喻相似，都反映违性适俗的悔恨、仕途蹭蹬的愁怨，也流露出仕隐交战的复杂心理。“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即是这种矛盾心情的真实写照。“进德”，本是增进德业之意，语出《易经·乾卦》：“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此指欲干一番济世宏业。“智拙”，言自己智力弱劣。《宋书·谢灵运传》说：“灵运幼便颖悟”，“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据此可见此乃反话，实是作者发泄“既不见知”后“常怀愤愤”（同上）的牢骚。“进德”两句，诗人进一步说明有愧于虬鸿的原因：进希近“薄霄”，然拙于智德，无能为用；退愿效“栖川”，则不任力耕，无以自养。既然“薄霄”之志无望，“栖川”之想空存，那就必然要产生进退失据、惆怅茫然的痛苦了。以上六句，托物兴感，寄景言志，颇具匠心。尤其是诗句所用故实，皆自然贴切，回味隽永，语如己出，不露痕迹。汪师韩批评谢诗“好用《易》词，而用辄拙劣”（《诗学纂闻》），所见未免偏颇。

“徇禄”十句，写诗人穷居荒海，久染病疴；冬去春临，游目骋怀。“徇禄”本为猎取俸禄之意，此指自己被朝廷外放。《宋书·谢灵运传》说：“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为永嘉太守。”这里不说外放，而言徇禄，话语虽甚委婉，感情则很怨愤。诗人谪居永嘉之日，正是秋风飒飒、木叶纷飞之时。满目萧索的凄凉环境，忧谗恨逐的抑郁心境，加之积疴未瘳，使他感极而悲。但当他一旦久病初愈，登楼见朔气消歇，春和景明，池草绿而园柳青，野芳发而林鸟喧，欣喜之情不禁油然而生。“衾枕”八句，就是具体叙写诗人病愈之后，推窗远眺“新阳”之景时的满怀喜悦和新鲜感受。诗人描写侧耳倾听潺潺流水，举目遥望崑崙青山，以及春草池塘、鸣禽园柳，似乎全是景语并非情语，其实不然，善言情者总是化景物为情思，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绘来表达自己的忧乐悲喜之情。王夫之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薑斋诗话》卷下）《登池上楼》堪称写“景中情”的佳作。白居易说：“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士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树。岂惟玩景物，亦欲摅心素。”（《读谢灵运诗》）就道出了谢诗以景寄情的特点。当然，此诗历来为人称颂，其原因不仅在于景中寓情，而且在于写景的清新自然。谢灵运的山水诗，一向以刻绘深细而